赏中秋明月 品闽南文化

□ 林宝卿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与春节一样，是个团圆节。因中秋的月亮最亮最圆，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到它。

但广阔世界的大月亮，都比不上我们故乡的小月亮。人们说，有家的地方，有亲人亲情的地方才是人间天堂，“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故也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说法。

“每逢佳节倍思亲，何人不起故园情”，有些东南亚华侨、港澳台同胞平时忙于生计，只能盼望着传统节日能返乡跟家里亲人团聚。俗话说“二八好行舟”，农历八月密集的台风已过，又正逢中秋节，中秋的明月维系着海内外的亲情，这也是海外游子思念故乡的情怀。故乡是心灵的归宿，生命的源流，尽管岁月改变，怀念依旧。

有人说，中秋节是思乡节。是的，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游子，望着一轮明月，会生起“天涯共此时”的乡愁，这是人之常情，当年李白不就是坐在井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吗？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在美国和儿孙们共度佳节时，一位美国华侨跟我说起了一个中秋节的故事。某一年中秋，他们公司的美国同事特地跑来半开玩笑地问他：“今天是你们中国的月亮节，你准备到屋顶上跳舞，还是待在院子里烤肉？”这位华侨回答说：“中秋节对于我们这些客居他乡的中国人来说，既不是跳舞的日子，也不是烤肉的日子。”那位同事说：“节日是大家开开心心，应该没有烦恼才对呀。”

“是的，他确实不懂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殊情怀，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只好放弃中秋佳节与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所以宋代词人苏轼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他的诉说使我想到了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赤子心、中华情。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招待会时，适逢中秋节将近，会议即将结束时，他引用张九龄名句“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真是一盒月饼，心意万千。

闽南人把太阳说为日头、日头公，把月亮说为月娘嘛（ma，即奶奶、婆婆之意），月娘嘛被视为孩子们的保护神，中秋晚上祭拜月娘嘛，除了祭拜水果、月饼外，还有“八月十五食番薯芋”这句俗语在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传承着，所以地瓜、芋头也是祭品。这蕴含着对乡土的认同，对祖地的眷念，对家人的牵挂，因为当年他们就是“吃着番薯芋”飘洋过海，走南闯北去谋生的，这份乡土情永记在心中。

在祭拜月娘嘛时，孩子看到如玉如盘的一轮明月，高高挂在万里无云的天上时，有时会好奇地用手指着月亮，长辈们马上叫小孩虔诚地祭拜，说要敬畏月娘嘛，不能用手指。奶奶、姥姥在祭拜“月娘嘛”时，口中还小声念着：“月娘月光光，保庇阮囝孙（保佑我们的子孙），好头毛（好头发），好嘴齿，食精肉，勿会窒齿（吃瘦肉，不会塞牙缝）。”奶奶、姥姥们对着月亮祈求子孙健康平安成长，长出一头黑发和一副好牙齿。

八月十五中秋节，月娘嘛赐给闽台普天同乐的博饼习俗。一盒中秋饼63块大小不同，分别代表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全家大小在中秋明月下围一桌博饼，六粒骰子掷出了一家人的欢乐，一屋子的温馨。就像闽南方言歌谣《中秋博月饼》唱到：“中秋月圆像明镜（gia），照到四界光焱焱，（照到四处亮堂堂），博骰仔（dao，a）嚷甲大细声。阿公博着状元饼，博了分互逐个食（分给大家吃），孙仔双手拿着饼，共伊阿公说道谢。”后来因月饼吃得太多，怕上火，所以有的把月饼换成日常用品。

“博饼”来源说法不一，“郑成功说”比较可信。郑成功有个部将叫洪旭，当时带领部队作战。到了中秋节，将士们思念家乡，于是洪旭发明博饼游戏来缓解思乡之情。此游戏虽然在《厦门志》找不到记载，但在清康熙年间高洪乾等撰的《风土志·汉人风俗·岁时》里。见到了历史上台湾博饼习俗的记载：“是夜（中秋），士子递为燕饮赏月，制大面饼，名为中秋饼，以红朱书一元字，用骰子掷出四红以夺之，取闺夺元之意。山桥野店歌吹相闻，谓之社戏。”这段文字的描写与厦门的博饼游戏大致相同，也许是明末清初由郑成功的军队传到台湾地区的。厦门史书上虽没记载，但这一习俗一直盛传不衰。

后来日本侵占台湾，非常仇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秋博饼民俗在台湾地区销声匿迹。随着两岸的深入交流，博饼习俗已经恢复，两岸共续中秋博饼文化情缘。

博饼游戏是古文化的遗存，不仅带给人们欢乐，而且能激起人们的进取心，现已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向闽台各地、东南亚国家等传播。

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用不同方式庆祝中秋节，这一天也被视为“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大好日子，月下老人的传说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情味，以及中国人民对月亮的无比崇敬。花好月圆中秋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我们共同的美好祝愿。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姿莹：做闽南戏曲文化传承者

最近，闽南师范大学台籍青年教师李姿莹正忙着筹备新的歌仔戏剧目。该剧将会在福建省“迁台记忆”馆公开表演。她介绍，新剧以台湾五大家族之一——雾峰林家的家族史为蓝本，讲述林家人从清代至今，迁居台湾、抵御外国入侵和回到大陆寻根的故事。

2018年，李姿莹入职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民间文学》《小说创作》《戏曲研习》等课程。

出生于台湾高雄，祖籍是福建闽南地区，李姿莹从小就浸润在闽南文化里。歌仔戏，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姿莹与它更有着深厚的缘分。她回忆，童年时期，最开心的事就是遇上节日庆典，附近庙宇有剧团搭台唱戏，邻里的大人小孩齐聚台前观戏。周边有小贩摆摊，卖各种小吃、饮料以及气球之类的小玩意，热闹非凡。

在台读博时，李姿莹主攻方向是闽南文化中的戏曲研究。从普通戏迷变成专业研究者，李姿莹经常要和老师同学跟着各个剧团做田野调查。为了完整记录一出戏，他们往往是最早到和最晚走的那批人。

为了更好、更深入地学习研究闽南文化及歌仔戏，2015年，李姿莹第一次来到福建厦门参加

学习交流活动。此后，因缘际会，她结识了邵魁式，他是“歌仔戏一代宗师”邵江海的长子。

李姿莹第一次见到邵魁式是在福建漳州的一场戏曲学术交流会议上。当时看到这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会议上思路清晰地讲述自己对歌仔戏的理解和看法，李姿莹心中满是敬佩。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邵老先生家里做客，去他们家采了杨梅，老先生还为我做了一桌子好菜。”李姿莹回忆说。她后来还了解到，村里乡亲要做大事办酒席，邵魁式经常会去帮忙掌勺，做大厨。

在大陆学习工作多年，李姿莹在与从事闽南文化工作的前辈或同辈交流时，始终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邵家后人作为民间文化工作者，不仅在闽南文化的理解上，还在做人处事方面给予她启发和感悟。

兼任闽南师大戏曲协会指导老师一职，李姿莹平时会帮学生排戏。因为自己并非专业戏曲从业者，她曾让学生到邵家，请长年从事戏曲表演、邵魁式的次子曾丰山指正学生在台词、身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听取意见，记录下来回去修改。

指导过程中，李姿莹注意到，曾丰山每次教完学生都会说，这仅代表他的一家之言，戏最终如何呈现还要尊重原创者（李姿莹）的意见。曾丰山告诫学生，不要觉得新学到了一点技艺上的东西，就可以不尊重以前的老师。

“我们经常会说要尊师重道、做人谦卑，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但从这些老先生身上，你能看到他们不是口头说说，是在身体力行。”李姿莹觉得这样的言传身教对自己之后的工作生活态度影响很深。

亦师亦友，是李姿莹的两名学生对她的评价。

该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学生刘舒娴既是李姿莹在专业课上的学生，也是戏曲协会的成员。当初在排练《开漳圣王传奇》这部戏时，刘舒娴因为排戏时间紧、压力大，偶尔出现情绪问题，甚至想过放弃。

“我们大一进社团时，都只是感兴趣，专业知识上就是个小白。”刘舒娴说。同学们利用午休时间练身段、走场等基本功，晚上再对戏彩排，非常辛苦。那段时间，李姿莹会陪着学生们一起吃午饭，晚上和大家练到寝室快落锁了再回家。

这样的陪伴减轻了刘舒娴焦虑的情绪。她说，师生吃在一起，排练在一起，讨论剧本在一起。“李老师既是老师给我们很多专业上的指导，同时又像我们的姐姐一样，我们有其他生活上的困惑和困难也愿意找她沟通。”

在《民间文学》的课堂上，刘舒娴也提到，李姿莹讲课不局限于书本内容。她在课上旁征博引，加上自身有一定的戏曲表演基础，经常能把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重新演绎得引人入胜。“我以前很内向，不敢上台讲话。这几年受李老师的影响，开朗了很多，这对我将来当老师也很有帮助。”刘舒娴说。

另一位学生潘丽媛现在是泉州永春一所乡镇中学的老师，今年刚入职。有一天晚上，她打开李姿莹寄给她的快递，发现老师送了一套早餐机给自己，还在外包装上手绘了插画，写了一段寄语“可爱潘潘，好好吃早餐，迎接每日金色家园。”潘丽媛说，那一刻差点哭出来。

说到自己的学生，李姿莹反而觉得，自己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更多。

她坦诚，自己以前并不十分相信传统文化一定能传承下去。但在戏曲协会，看着学生们忍着小腿淤青的疼痛，还在一遍遍坚持练习踢花枪的动作，她打消了此前的疑虑。李姿莹还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生们的努力帮助她圆了梦想。“一个剧作者的作品如果没有好的演员去把它呈现出来，是件很可惜的事。当我看到他们一点点努力，最后走上台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真的都在发光。”

（田宏炜 来源：中国青年报）